

蒙氏教育创始人——蒙台梭利与证道学（神智学）

Original 亚洲证道学 亚洲证道学 2023-06-23 00:00 Posted on 上海



玛丽亚-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 1870-1952)是意大利历史上第一位学医的女性和第一位女医学博士，也是二十世纪享誉全球的幼儿教育家。她所创立的独特的幼儿教育法风靡了整个西方世界，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美先进国家的教育水平和社会发展。蒙特梭利教育法的特点在于十分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她为此从事了半个多世纪的教育实验与研究；她的教学方法从智力训练、感觉训练到运动训练，从尊重自由到建立意志，从平民教育到贵族教育，为西方工业化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几代优秀的人才基础。

蒙台梭利在1949年、1950年和1951年三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西方教育史》称她是二十世纪赢得欧洲和世界承认的、最伟大的、科学与进步的教育家。

01

1870年，玛丽亚·蒙台梭利出生在一个意大利天主教家庭。她不顾父亲的反对，坚持上技术学校，然后接受医生培训，尽管这对当时的女性来说是闻所未闻的。许多证道学家声称，她在年轻时就参与了证道学会，这可以解释她对女权主义的强烈看法。因为在第一波女权主义时期，英国女性加入证道学会的可能性要高出几百倍。蒙特梭利不仅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方面具有革命性，而且她通过加入一所男校获得了博士学位。她也明

确反对圣经对母性和家庭角色的理解。



意大利纸币上的蒙台梭利像
和她所建立的“儿童之家”

蒙台梭利第一次认识证道学是在二十世纪初，1907年她在伦敦听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的演讲，当时蒙台梭利刚刚建立了她的第一个 *Casa dei Bambini*（即儿童之家）。安妮-贝赞特赞扬蒙台梭利在教育方面的工作，这让蒙台梭利感到很高兴，从而巩固了她们的友谊。

蒙台梭利和贝赞特的生活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突破了社会对女性的障碍；都对精确的现代科学和神秘主义感兴趣；也都是有魅力的演讲者，在世界各地演讲。但也许最重要的相似之处是她们对生命进化和一体的共同看法。

蒙台梭利对证道学的深入参与奠定了她的发展心理学的基本原则。证道学会主席贝赞特夫人多次写过，关于蒙台梭利的新教学方法的文章，并详细介绍了这种新方法如何符合证道心理学。因为她声称，蒙台梭利是在假设孩子已经拥有知识的情况下开展教学工作的。**因此，孩子不需要被教导真理，而只需要从孩子身上汲取真理。孩子是如何掌握这些知识的？正如贝赞特和蒙台梭利所说，这是因为孩子具有神性（divined）。**

“蒙台梭利体系将完全的自由留给孩子……但她主要的想法是正确的，你应该帮助孩子自学。这是所有教育的伟大秘密。不是说，你应该把他要记住的一定数量的事实

倒进他的大脑，就好像它是一个空容器一样，而是你应该汲取出他的观察力，他的智慧，之后是他的推理能力。”（安妮·贝赞特）

这种孩子不是从老师那里学习，而是已经拥有知识的想法是证道心理学和蒙台梭利方法的基础。因为这两个体系都教导，知识不需要传递，而是应该从孩子身上汲取。蒙台梭利清楚地表明，宗教知识也来自内心的情感，需要被汲取。

“我们必须记住，宗教是一种普遍的情感，它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并且自世界开始以来就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这不是我们必须给孩子的东西。”（蒙台梭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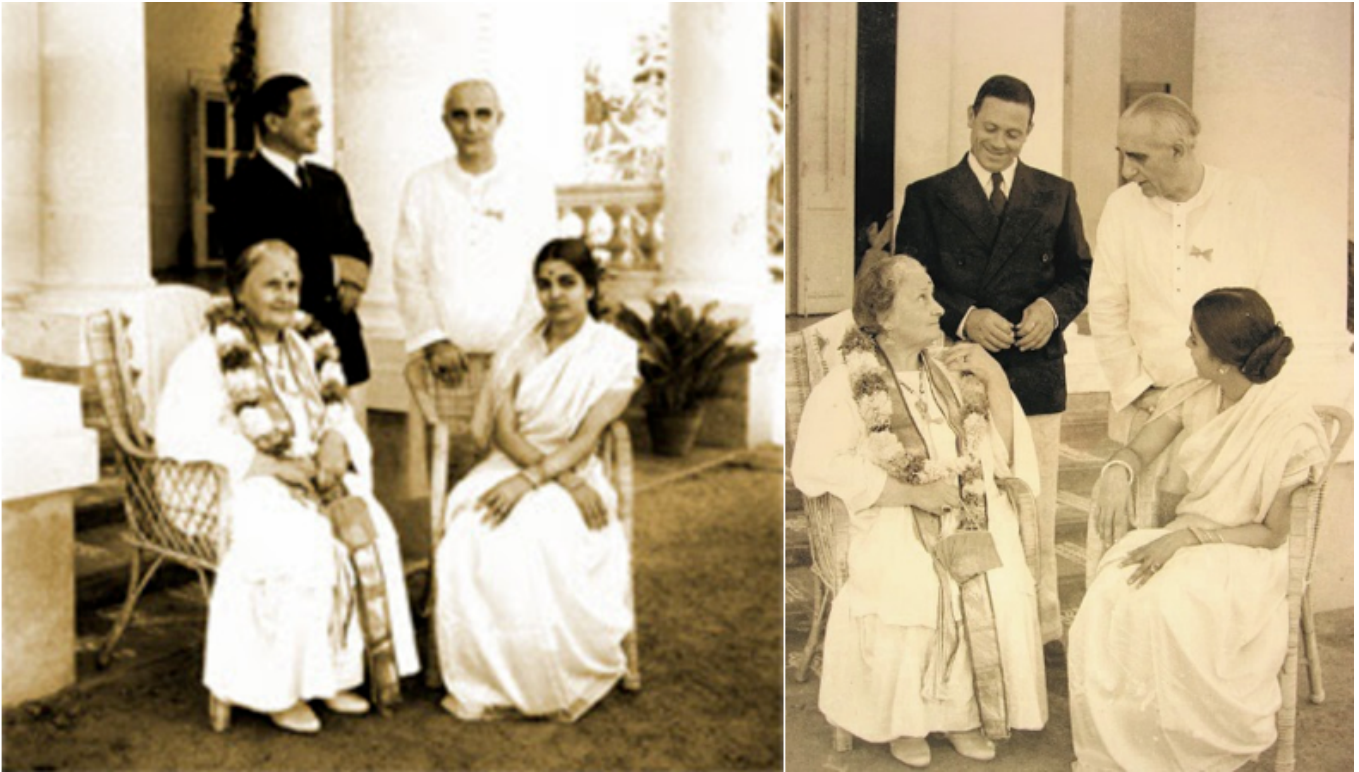
“孩子的无意识地汲取着神圣的力量，而成人的理性意识只是人性的力量。”
（蒙台梭利）

蒙台梭利认为，孩子有一种特殊的途径来获得神圣的知识，这是成年人所没有的。安妮·贝赞特对证道学教育的理解中也有同样的想法。

“证道学人对教育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主张人的基本神性，并且认为人的逐渐神性化是进化的过程。我大胆地认为，这一事实在教育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孩子不仅是一个古老的灵魂，而且在本质上也是神性的，他拥有神性、上帝对人、上帝对其创造物的三大天赋——全能全知的本性，以及使本性变为现实的时间。”
（安妮-贝赞特）

0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在印度的蒙台梭利作为敌方外国人冒着被拘留的风险，在马德拉斯（Madras，现为金奈Chennai）附近的阿迪亚（阿迪亚）的证道学会总部获得庇护。



蒙台梭利母子与阿伦代尔夫妇在印度

1939年蒙台梭利第一次去印度时已经六十九岁了。她应当时的证道学会国际主席乔治·阿伦代尔（George Arundale）的邀请在阿迪亚总部举办蒙台梭利培训课程。阿伦代尔和妻子，著名的印度舞蹈家鲁克米尼·黛维（Rukmini Devi）在荷兰探望蒙台梭利时，就曾经邀请过她。幸运的是，蒙特梭利当时接受了邀请，离开了欧洲。同年早些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蒙特梭利工作过的所有中心——西班牙、意大利和荷兰——都变成了非常危险的地方。

阿伦代尔一家前往马德拉斯机场会见玛丽亚和她的儿子马里奥。尽管年事已高，但蒙台梭利精力充沛，热切地规划着她的培训课程。她在阿迪亚感到宾至如归，这是一个她的神秘主义被理解并可以与他人分享的地方。证道学会的工作人员在奥尔科特花园安排了棕榈叶小屋和棕榈叶演讲厅，来自印度各地的300名教师和实习教师参加了培训课程。这是一个比预期要大得多的团体。他们渴望听到蒙台梭利的声音，并将她的想法付诸行动。玛丽亚用意大利语教授，马里奥则负责翻译成英语。



蒙台梭利在印度阿迪亚证道学总部教授她的方法



玛丽亚-蒙台梭利与儿子马里奥在印度

1939年秋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意大利站在德国人一边参战，英国将所有意大利人拘留在英国领土上。马里奥被拘留在Amednagar的一个平民营地，玛丽亚被限制在阿迪亚

的大院里（她被允许在Ooty和Kodaikanal的山中避暑地度过炎热的夏季）。但玛丽亚非常不高兴她和她的儿子被当作囚犯对待。毕竟，蒙台梭利已经离开意大利，以抗议墨索里尼对待她的学校。许多蒙台梭利的支持者向当局抗议。

最后，在 1940 年 8 月 31 日，她收到了印度总督的电报，上面写着：“我们早就想过该送你什么作为你的七十岁生日礼物。我们认为我们能给你最好的礼物就是把你的儿子送回去”。马里奥和玛丽亚在印度度过了战争余下的岁月，而阿迪亚尔一直是她的活动基地，直到1946年。然后她前往英格兰和苏格兰以及意大利，但在 1947 年底返回印度，继续在Poona、Gwalior和阿迪亚尔任教。她还与阿伦代尔夫人一起在Kalakshetra建立了一个蒙特梭利培训中心，以纪念1945年去世的阿伦代尔博士。1945年，她应新政府的邀请在巴基斯坦任教。

03

然而，蒙台梭利与证道学会的关系同时也是复杂和微妙的。

鉴于她多年在阿迪亚居住，以及证道学会在战争年代对她和儿子马里奥的慷慨支持，有一次在阿迪亚著名的大榕树的树荫下，蒙台梭利被问到，她是否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名证道学者。傲慢的蒙台梭利反驳道：“我是蒙台梭利教育法学者（Montessorian）。”

在印度，蒙台梭利似乎也否认与证道学有任何密切的个人联系。事实上，乔治-阿伦代尔在他第64届国际学会的大会报告中小心翼翼地指出，尽管蒙台梭利在1939年12月30日的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但她“实际上并不是证道学会的成员”。然而，证道学者总是参加她的培训课程，在他们的学校里采用她的方法，并在她的教育思想中发现许多与他们自己的信仰相一致的东西。



1970年印度发行的蒙特梭利诞辰100周年纪念邮票

1952年蒙台梭利去世后，证道学协会主席C. Jinarajadasa报告说，玛丽亚·蒙台梭利博士确实于1899年5月23日加入了证道学会。她最初的申请被阿迪亚的记录秘书办公室发现。当时还没有意大利分会，蒙台梭利加入了欧洲分会，并被秘书长Otway Cuffe先生接纳。她的会员资格后来被取消，但日期不详。隐藏在证道学会官方杂志《Theosophist》中的蒙台梭利的会员资格似乎没有引起教育历史学家的注意，直到有人在研究蒙台梭利运动的历史材料时才偶然发现了它。随后在阿迪亚的记录秘书办公室进行的搜索，揭示了蒙台梭利的原始申请。

在阿迪亚弥漫的宗教氛围中，蒙台梭利充分表达了她工作中固有的灵性。在其他地方，有人推断蒙台梭利在阿迪亚的演讲是有意“用证道学团体欣赏的语言表达的”。Rita Kramer也提到“她晚年与证道学家交往时，她的神秘主义日益加深”。

性格激烈、独立的蒙台梭利不可能通过承认她曾经是学会成员而使证道学者们把她当作自己人。蒙特梭利也回归了天主教，而证道学则相信因果报应和轮回，因而被归类为“核心是印度教”，因此与天主教的正统观念相悖。事实上，Jinarajadasa推测蒙特梭利没有承认证道学会为促进她的工作所做的努力，特别是在印度，“因为她是罗马天主教徒。如果提到证道学会的工作，就会引起天主教高层的愤怒”。

玛丽亚·蒙台梭利曾经加入证道学会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她的教育理念来源于证道学。然而证据确实表明，证道学思想对蒙台梭利早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发展可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毫无疑问，蒙特梭利在开始她的“儿童之家”工作之前曾是一名证道学人，这将激励人们进一步重新审视这位最神秘的教育家的生活和工作。

https://theosophy.wiki/en/Maria_Montessori

<https://www.theosophical.org/publications/quest-magazine/42-publications/quest-magazine/1409-montessori-and-the-theosophical-society>

<https://www.cgsexposed.com/post/who-was-maria-montessori>

Carolie Wilson: MONTESSORI WAS A THEOSOPHIS. History of Education Society Bulletin (1985) Vol. 36 pp 52 -54

Modified on 2023-06-23